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孔義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沈孫璉

給事中

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

臣

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

臣

蔡鎮

謄錄監生

臣

羅善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孔義卷十

明 高攀龍 撰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於是公子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蓋晉人
再長楚也春秋存中國故先書趙孟如宋盟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乘莒亂也不書伐莒何書伐莒則以討賊予之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桓公之子景公弟也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遂奔晉書秦伯之弟罪秦伯寡恩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此戰也毀車崇卒變古戰法之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密州長子密州見弑而去疾奔齊至是因齊而入也未立而書莒者當有莒之詞也與齊小白同不稱公子者程氏曰凡義當承國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于大夫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莒子也密州次子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

既立而不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不可以有國矣曷
為以國氏明其已立也若曰是莒之展輿而非莒之
君所謂與陳佗同者是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疆者正其界用師者備莒因莒亂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按左氏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

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而自立經書楚子麇卒或曰從其偽赴也則春秋何以傳信乎或曰以申之會為中國諱也則弑賊不討如成宋亂宋災故聖人皆明著其罪而又何以諱為也或曰麇以病卒實非弑也則椒舉之言慶封之對當時皆彰彰人之耳目豈其盡妄乎竊以楚國既無齊晉之太史列國冊書皆承其偽赴謂聖人因魯史舊文其說為長不必更鑿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右尹子干也共王之子圉之弟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起厥之子也以去年執政而是春聘魯亦見晉伯之
衰

夏叔弓如晉

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信有罪矣以國殺者亦累上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
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夫正姬伉儷止于遣使
未有同列諸侯躬自出弔者況於非適乎春秋書曰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見國君輕動強臣外
交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戾氣也去冬大雨雹今又大雨雹災之甚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此夷會也中國之諸侯與者辱也晉平不在諸侯故
楚猖強為伯者之事中夏之衰甚矣

徐既世事楚而又服于吳徐子又吳出也故楚人執
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申之會楚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則中國諸
侯皆去惟屬楚者從亦可以觀人心矣

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魯齊讓而又奔吳吳與朱方
居之不曰楚執不與楚以討齊慶封也猶曰諸侯執
之焉耳

遂滅賴

著其暴也賴蓋依違吳楚之間者也

九月取鄆

滅之也而言取內惡諱也襄六年莒滅鄆以立莒公子為滅也今魯取之以為已邑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豹歷事襄昭執政三十餘年為之前者僑如為之後者宿皆小人也豹庶幾為賢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公有貢而無民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以為二於吳也

公如晉

昭公如晉者七見止者一及河五惟此年善往返而以莒人之訴幾不免辱宜叔齊謂知儀而不知禮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以地叛雖賤而書名重地也牟婁本紀
邑隱四年為莒所取防茲莒二邑名及者有別之辭
地而言及以別彼此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季氏納邾
庶其今公如晉季氏又納牟夷庶其牟夷邾莒之盜
季孫宿魯之盜也以盜納盜又何怪焉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人必討牟夷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此為楚通越制吳之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以拜莒田也納牟夷叛邑自結於伯國而免討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寺人柳之譖而逐也宋公以一伊戾而殺世子痤以一柳而逐合比父子君臣皆刑人敗之可畏也夫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楚虔三伐吳而終不得志

冬叔弓如楚

四年公不會申將朝楚故以叔弓先之也

齊侯伐北燕

將納簡公也受賂而還故止書伐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時魯不急于平齊乃齊求之也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啓彊來召公

叔孫舍如齊涖盟

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自如楚七越月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此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為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會號書公子招矣此曰陳侯之弟明其親明其惡也亦責陳侯也殺世子重舉國者偃師非招之世子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傳曰縊陳侯于畱有欲立之意于偃師無欲殺之心招逆其邪志而成之陳侯蓋不勝其恚也

叔弓如晉

賀虎祁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稱行人非其罪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陳公子畱出奔鄭

畱招所立也

秋蒐于紅

蒐非秋事紅非蒐地蒐狩不書違禮後書桓莊之狩
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事在三家師乘非復公有

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哀公屬留于招與過殺世子二人同事也招歸罪于過而國人殺之故不與其殺而不去其官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與

孔與招之黨也首惡而反得放者二心于楚歸罪于

與故得免也楚志在滅國豈能討罪哉

葬陳哀公

楚葬之也蒙上文言非我會葬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楚遷之也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滅陳故遷許于此

夏四月陳災

存陳也

秋仲孫矍如齊

暨齊平之故自叔老聘齊至此二十年矣

冬築郎囿

季氏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柄昭公不悟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藥施來奔

施公孫竈之子公子暨之孫嗜酒多怨陳鮑氏攻之而遂攻公敗而來奔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已舍中軍矣何以三卿並將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
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出軍則季氏專將一軍為帥
而孟仲各將一軍之半為之副雖曰舍中軍舊額固
在也叔孫婁居守叔弓所將者叔孫氏之兵也取鄭
不書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之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無冬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諸侯非滅同姓不名虔何以名國君見殺如鄆子戎
蠻子恒不名般何以名此特筆也以賊討賊而又誘
之聖人所重惡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以棄疾圍蔡繼之楚虔誘般之下見楚欲滅蔡非討賊虔主謀棄疾特為盡力耳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季氏曰齊歸乃襄夫人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也喪不二事君有三年之感而三家居然大蒐無君甚矣

仲孫矍會邾子盟于侵祥

汪氏曰邾倚齊靈屢致兵于魯魯藉晉力溴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

臧紇之奔讐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盟侵祥以修好也高氏曰始也盟蔑盟趙皆魯君也自是皆大夫共盟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而止晉之不能可知已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執者不臣之詞稱世子者未立也抗敵八月力竭被
執故為賊虐虐用有于世子之道得矣春秋書滅國
未有如此其暴者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聖人傷
中國之微而荆楚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款播越

在外十年矣藉齊之力僅能納于別邑蓋為強臣所拒也不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即楚久矣至于簡公乘晉悼之興以國反正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遂為春秋賢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葬平公故宋元嗣位而使來聘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以伐莒取鄭故為晉所拒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殺無罪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愁不克而以費叛愁

遂奔齊

楚子伐徐

徐吳之姻國楚伐徐以吳故也

晉伐鮮虞

稱晉外之也假道鮮虞以滅肥而又伐之不義之尤也楚虔弑君之賊也滅陳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而莫之救而又效其所為其無中國之志甚矣是以春秋外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家臣以邑叛不書叛書大夫圍則邑叛可知矣克之不書非他國邑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按傳楚師伐徐楚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君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觀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脅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然則弑

虔繇衆亂而所恃為主者棄疾也何以歸獄于比曰
比已立也虔兄也比弟也虔君楚國比自外歸為君
而虔死不曰弑可乎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季氏曰比若實弑君則不當仍書公子棄疾若真討
賊則不當不書人楚國若實君比則不當不書其君
書公子則比異于州吁無知不書人則棄疾異于石
碯雍廩不書其君則楚人視比異于商人蔡般此春

秋變文也

邵氏寶曰虔之縊非比令也而比實逼之故曰比弑
比之自殺非棄疾令也而棄疾實憐之故曰棄疾殺
虔君也比臣也下殺上曰弑比棄疾皆公子兩下相
殺曰殺兩下不弑分也兩賊不討義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楚竊伯權虎視中夏晉君臣鼠伏者幾二十年及是

昭公立楚虔斃乃徵會以合諸侯之貳然不能修德
徒矜威力恐迫諸侯諸侯益貳伯業益隳而晉之合
諸侯遂止于此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國恥必諱不諱不足恥也

李氏曰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
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平丘以邾
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故不見公與公不與亦小不

同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三家專魯季氏罪之首也晉不能責以君臣之義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意在貨而已何得為伯討乎故稱人以執罪晉也

公至自會

公雖不與盟已與會矣故以會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不稱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稱歸于國其所宜歸也稱侯位其所固有也名之者素非諸侯始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復辭也

吳滅州來

州來楚屬楚亂故吳乘而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大夫不致見執而後致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春秋中于莒卒惟此一書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殺意恢者公子鐸與蒲餘侯茲夫也不書而以國殺者何韓昌黎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是也若鐸不書者多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常事不書變而失者書變而得者書此變而得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能復蔡為蔡忠臣楚之讒人費無極害其寵也然朝吳功成居寵書出奔亦見吳之不智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前書圍狄之矣此何以稱將稱帥師于初伐貶餘實錄而已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晉伯既衰齊侯始欲爭伯徐楚之與國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何也夷狄相殘畧之也

夏公至自晉

踰三時而始返諱不書止公考其時則事著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郟子來朝

自襄七年朝魯于是復至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以其睦于楚也自是凡滅稱大夫矣滅不書大夫者
吳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
子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言戰不言敗勝敗敵也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
雖伐楚門於巢卒兵亦未及楚也至是始入楚境自

後楚日削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非人所能為也

六月邾人入郕

惡邾也故宋公伐邾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自葉遷也楚遷之而以自遷為文者許畏鄭而樂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向寧請師而宋公伐邾盡歸邾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藥卒止進藥而藥殺也其異于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也心不同而春秋之文

一施者臣子于君父不可過也朱子曰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丹誤不堅固之類止所以稱弑以此歐陽公辨三傳以止為真弑季氏私考及西亭辨疑皆以為用毒藥弑恐不可以臆廢古也

已如地震

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時郊公在齊庚與不事齊故也

冬葬許悼公

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書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何也必曹君無道致令其奔
非會之罪也其曰公孫賢之也言其專乎鄆而不以
鄆叛賢于臧武仲遠矣公羊曰會子臧之子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盜賤也。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以衛侯之母兄而盜得殺之。衛侯無政刑甚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君子違不適讐國。陳宋之讐也。三大夫往奔。是欲依陳以為亂而宋其危矣。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聘義亡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凡叛有入于戚蕭朝歌者皆不繫之國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里名故繫之宋亦見叛臣逼脅其君之甚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令蔡人逐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報士鞅聘晉以伐鮮虞辭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自是莒服于齊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先書叛繼書奔楚楚君黨惡之罪大矣

大蒐于昌間

三綱軍政之本春秋寓軍政于三綱以辨上下定民志魯昭之季人倫悖亂甚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譏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以天王三月而葬矣

景王太子壽早夭諸子皆欲立劉子單子附王子猛尹氏邵伯毛伯附王子朝猛太子母弟也朝庶長也

王初愛朝未立而崩于是大亂不曰京師者嫡庶並
爭亂在家室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者非所得而以者也劉蚩
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無寵于景王不能自定
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何以稱王示
當立也當立何以名明嗣君也未立也又以別子朝
也曰以曰居于皇而景王之亂國本輕宗社之罪著

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入者難詞王城天子都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

冬十月王子猛卒

前稱王猛此何以復稱王子猛于其卒從其恒稱義
不在焉不沒其實而已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武城人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
晉人執之書晉人非伯討也書執我行人不以其罪
也

晉人圍郊

郊子朝邑也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書人者微
之也王室危亂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赴君父之急

伸臣子之義徒以微者帥偏師薄為之援書晉人圍
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高氏曰朝於楚而卒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虐而國人逐之齊納郊公不書微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吳伐州來楚帥諸侯之師救之不言戰未陳也吳以
詭勝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故不書楚也其言滅獲何
別君臣也君死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
見吳之強而楚人益弱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者敬王勾也王猛母弟以次當立者也天王何
以居于狄泉哉必有以之者矣而春秋不書天王天
之子也天之子非天其誰立之突然見于策若自天

降然者聖筆亦神矣哉不書出王畿內也立者不宜立也書尹氏立獨尹氏所欲立也王朝公卿書爵此稱氏者見世卿擅權亂國為後戒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請叔孫舍也書有疾殺恥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孟僖子也將死而使說與何忌師事夫子者也

叔孫舍至自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書姓氏賢之也舍見執于晉以禮自持不為所屈及意如逐君而面責之意如有異志而自祈死其魯國之良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楚平兵挫境蹙漸非吳敵矣
豈非委政無極國事日非乎栢舉之敗已盡于此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
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汪氏曰意如遣公室正卿為已逆婦專恣甚矣昔也
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已妻使公室之卿

逆之名雖臣實行魯君之事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之亂四年矣晉始為此會而僅合諸侯之大夫又曰明年將納王聖心之所重傷也

有鸛鵒來巢

記異也鸛鵒不踰濟魯所無也宜穴又巢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見昭公君臣禦災非道而區區于禱祠之末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公伐季氏敗而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季氏曰叔孫舍仲孫何忌皆賢也況舍本為公謀弱
季氏何忌方居喪學禮未預國事傳乃謂叔孫氏陷
西北隅以救季氏孟孫氏殺邠昭伯以伐公徒何謂
乎

齊侯唁公于野井

生事曰唁死事曰弔書齊侯唁者再而無救災恤患之實見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公在外而特書日以卒表賢也邵氏曰死惡物也變以暴君舍以強臣人之情于是乎極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為公故將如晉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元公

意如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
心賢于當時諸侯遠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之為已有以居公也故取繫于齊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入魯地故稱至猶在外故曰居

夏公圍成

成孟氏邑也是時齊侯將納公梁邱據以季氏之賄而止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不言齊師者景公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而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具見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晉不復主盟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君行而返必告廟則書至昭公居鄆則非宗廟所在
矣而必至者春秋大義所以存君古者君去其國太
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於祖
禰也與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長子建以費無極譖出奔宋至是令尹子常以
太子壬弱母非適欲立王之庶弟子西子西不從乃
立壬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書者罪晉也敬王居狄泉三年矣至是始入焉其不急君父之罪大矣入者難詞成周者東周下都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者是也不遂入王城者子朝之餘黨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之亂皆三子以之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

奔楚大天子之能反正然後罪人咸服也尹氏卿也
卿乃子爵而叙召毛上者則二伯乃大夫字非伯爵
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公子光弑僚而稱國何也僚越光而代札是自禍也
故賊不書主名

楚殺其大夫卻宛

令尹子常殺之也而稱國者君不君故臣得專其威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戍周且納公也宋衛固請納公范鞅取貨于季氏而不納猶序諸國之大夫者罪止士鞅且以戍周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邾叛臣也賤而書誅季氏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一年而如齊者再不見禮焉故如晉也次者止而有待之意次于陽州猶齊魯之境也次于乾侯則羈旅之人耳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書至自乾侯見不得至晉也書高張來唁見徒為唁
而已罪齊晉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復不見受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詣欲納公而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昭公居鄆四年民不見德以至于潰
自是削迹于魯尺地一民非其有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鄆猶吾土也乾侯非吾土矣故歲首必書公所在以

存君也誅逆臣罪諸侯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君奔不名非其罪也徐子名者臣吳而後奔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歷

晉定公初立有意嗣伯故欲納公而復惑于士鞅之

言召季氏而使荀躒出會晉伯之不復于是決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罪晉也陰交其臣陽唁其君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不言邾闕文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

當國以類至也公羊云濫自分為國故不書邾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闕魯羣公墓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也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敬王既入成周即于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羣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既城後遂謂之京師諸侯不勤王事久矣今猶能從王命以安王室衰世善事也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李氏曰昭公初年居喪無感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無立國立身之本矣李氏之禍雖積集于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卻大雪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

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得罪伯主五如晉而不入
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果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
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
公之不入也



春秋孔義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孔義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沈孫璉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助教_臣蔡鎮

謄錄監生_臣羅善慶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孔義卷十一

明 高攀龍 撰

定公

元年春王

當以春王三月為句正二月無事可書也昭公既薨
定公未立魯國五月無君無政固不以不書正月見
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衆城成周宋不受功討有罪也然以大夫執人京師既不請命司寇又不歸之于王無王甚矣故書晉人執貶詞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喪越葬期而始至廢其太子衍立其弟宋越五月而始定皆季氏制之也春秋詳書為後世永鑒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必曰我君於昭公更有味乎其書之也

九月大雩

公薨半年餘始歸歸及踰月而葬當時如仲孫何忌
學禮聖門亦聽制季氏可慨也夫

立煬宮

立者不宜立者也季氏先禱于煬公求君不入煬公
者伯禽之子考公之弟魯之以弟繼兄者始此季氏
又欲以掩其廢嫡立弟之罪疑或其時有鬼物之靈
與

冬十月隕霜殺菽

穀梁曰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陰勝之象臣干君之應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矣災而不知戒故書新作以譏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意如廢太子而立定公必晉人有言而公往朝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魯大夫而盟諸侯邾喪未期而為盟會交失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楚為無道囊瓦以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昭侯又隱太子之子也于楚有不共戴天之讐言

故歸而請師于晉晉請命于周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以為此會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而荀寅求貨不得遂辭蔡人無功而還故書侵晉人遂失諸侯不可復振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人不會召陵晉使蔡伐之書滅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公受國于季氏不獲見于晉而懼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重言諸侯劉子不與也書公及諸侯則非晉主盟矣自是諸侯無會同有特相盟者

杞伯成卒于會

不云卒于師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此見陳侯背殯出會

許遷于容城

許凡四遷矣畏鄭逼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不致伐楚公以臯鼬為重也

劉卷卒

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故王之難有劉子焉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以沈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召陵之役荀寅謂無損于楚而失中山故茲蔡園不救而伐鮮虞無復有中國之志矣

葬劉文公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也天子三公稱公魯為三公有土為畿內諸侯者亦稱公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皆曰子周末畿內諸

侯卒皆謚公聖人因劉文公之葬特書志僭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春秋謹嚴之筆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進而書子者蔡侯以也蔡用吳師特書曰以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于救蔡也不書救者蔡圍已解戰于楚地非救蔡而戰也戰書人敗書師奔書名與城濮戰書人敗書師殺其大夫書名同子玉子常之罪

固同而楚之輕于任人敗師亡衆前後一轍矣

庚辰吳入郢

入國不言邑入楚也而曰入郢非得國之詞也稱吳外之也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無道甚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諸侯歸粟也而獨言我者罪中國之忘大義而不以

小惠稱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於發聲夷言也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而越每乘其倣若為楚報者是以君子惡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則亦以大夫卒之而已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哀元年許復見蓋楚復封之也

二月公侵鄭

晉令也自宣十八年公伐杞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
是侵鄭侵齊圍成皆書公則三桓既衰也然非公室

能張實以陪臣執國托公行師耳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桓子獻鄭俘陽虎強使懿子報夫人之幣變文書介副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稱行人非其罪也范獻子以其主于趙氏又有賄焉譖諸晉侯而執之此晉三卿內叛之始宋叛伯之始

冬城中城

三家張公之所有中城耳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焉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昭三十年鄆潰二於齊矣至是欲復取之齊魯交兵始此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諸侯無主盟矣
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稱人稱以侵重貶之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衛合黨之始至哀元年而伐晉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逾月之間再出侵齊公之進退聽之三冢而不得自

專矣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晉士鞅荀寅救魯公逆而會之不言大夫君不會大
夫也救不書齊師已去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始伐與國也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之不務而恃力諸國受兵而叛晉愈堅矣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

從祀順祀也先公非一公也魯祀之不順多矣僖公以兄故特躋于閔上昭公以奔故不祔于先君今始復其正也陽虎將作亂欲以取媚國人其事則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特書從祀先公于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而不書禘事與日見事出于陽虎而不可詳也

盜竊寶玉大弓

先王分器而盜得竊諸公宮無政也故失地則諱失寶玉大弓則書失之書重其事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此伐晉也書次者何未遂伐也三次而伐其欲逞也
久矣于鹹鄭叛也于沙衛叛也及齊平魯亦叛晉諸
侯無盟主有盟主非美事也無盟主非細事也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
谷

及齊平我志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自召陵以後凡兵書侵以義不足服人也此書圍
以力不足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請而得之曰歸服義而歸之曰來歸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侯犯以郕叛自夏至秋再圍之陪臣之
強可知矣三家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
其後春秋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宋樂大心出奔曹

大心奉命使晉偽以疾辭罪也故書奔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嬖桓魋以地白馬與之地扶而奪之罪也故書
奔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歸田又致邱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辰以請畱地不得並脅佗彊出奔罪也景公寵一桓
魋至親不恤焉習其讀而問其傳其罪亦著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

暨者以此強彼我所欲也及者以此及彼兩相欲也

自者因其力也自陳自曹而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辰佗疆地大心之為宋患也寵向魑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

及鄭平我欲之也始叛晉也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始終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墮毀也三桓之邑皆為城自固其家臣因之以叛于是墮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以曹不從齊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墮郕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強於郕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晉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圍成何以不克蓋三家城其邑以自利也而家臣據邑以叛則非其利也南蒯叛侯犯叛不狃叛薦為叔季之害叔季亦欲墮之

矣故聞聖人之言輒墮焉聖人固無聲色也若公斂
處父在成方有功于孟氏且曰成墮齊人必至于北
門其意則私其言可聽孟氏之不肯墮宜矣三家孟
氏最弱無忌學于夫子成即不墮無與為比不必汲
汲聖人果得志于墮成何有惜乎明年女樂入而夫
子行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與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

謹田歸而築囿于其地夫子去魯而君臣之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鞅殺邯鄲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而鞅奔晉陽拒范
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人臣專土是無君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韓魏黨于趙氏者也故請于公逐二氏二氏奔朝歌亦曰叛者興兵首禍是無君也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為請故也書歸易辭也非所得歸而歸也叛臣而歸晉無政刑也三家分晉本于是矣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當國大臣之罪也啖氏曰稱國以弒自大臣也胡氏本此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戌以富見惡衛侯又將去南子之黨為夫人所愬而出奔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凡書奔者皆罪而靈公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罪亦著矣書三大夫奔以著衛亂之所從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頃欲事晉背楚而結陳好也書滅頃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越以詐戰敗吳師光以傷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氏謂晉圍朝歌牽洮二會皆救范中行氏也朝歌
在衛西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未絕晉至是始從齊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祭肉生曰脤熟曰燔石尚王朝士例書名禮諸侯朝天子助祭于宗廟然後受俎實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以南子之故父不父子不子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

張洽氏取臨江劉氏常山劉氏之說謂蒯瞶必無殺母之事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誣其子者如此不然宋南子家何以反奔宋乎

衛公孟彊出奔鄭

彊瞶黨屢書大夫奔不成其為國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三書宋公弟罪宋公也自蕭者因其力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蒐而邾子來會公親蒐也不書公者以國事舉也

城莒父及霄

無冬闕文城二邑懼晉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以去年來會未成禮故復來朝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召陵之會胡頓皆在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

頃今年滅胡以報召陵也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不于路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大國至于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謀救宋也不果救故書次

邾子來奔喪

天王崩則諸侯奔喪而會其葬書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母也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會葬非禮也

雨不克葬無備也日下昃失虞之時也

辛巳葬定姒

辛巳在十月三日

冬城漆

邾庶其邑城漆謀伐邾也定公為拔之盟邾好復修
終世無犯定公薨而三桓復啓釁矣元年伐邾二年
取其田七年俘其君矣

春秋孔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孔義卷十二

明 高攀龍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柝舉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牛傷不敬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強也

斬焉衰經之中上僭天子之禮一舉而犯三不韙焉
書郊之失禮未有甚于此者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著中國之無伯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而魯人利之不已何忌之學于聖門
者何如哉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鄆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伐國取地二卿並盟他國之君大夫強偕極矣三人伐而二人盟穀梁謂各盟其得也然邾田近費而季孫專國豈反無得抑季孫之與之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納者內不受也于戚者為輒拒不得入衛也父喪而無子則孫可以承重父喪而有子則孫不可以襲尊况輒為國人所立未受靈公之命稱帥師納而蒯聵之罪著稱世子而輒之不當立明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鞅師納蒯聵之師鄭師助齊人輸粟范氏之師邀擊而敗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吳所滅吳邑也蔡侯既許楚疆于江汝而復諱
遷于吳駟與獵皆非之吳人聘而以兵來故殺而放
之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蒯聵在戚曼姑主兵而序齊為首者不以子圍父也
不繫戚于衛者不以子制父也蒯聵出入稱世子圍

戚先國夏戚不如彭城書衛春秋筆削之情見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親盡矣宮何以存季仲叔皆桓公子季友實相
僖公叔仲之後皆僖所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宜毀
不毀而天災之二公不言及祖等也言及則有尊卑
矣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近邾城之以防邾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放稱國無罪也稱人得罪於國人有罪也書大夫則無罪也蓋獵與駟不附遷議蔡侯以國法放之而媚吳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氏邑近邾豈邾惟季氏之是親而二家乘季氏新立責其背句繹之盟乎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昭公背楚誑吳殘虐大臣君道亡矣變文書盜殺

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辰必與聞乎弑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伐曹執邾蓋齊景圖伯無成宋亦有志爭權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子赤奔晉晉聽楚命詐執歸之伯主執有
罪者歸于京師正也今日歸于楚則京師楚矣不競
至此春秋所深惡也

城西郭

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以屋故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以伐曹執邾故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以衛助范氏故假納蒯聵為名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劉原父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以閏數
茶以非次得立故速葬也

六年春城邾瑕

瑕邾邑故繫之邾未嘗取于邾而遽城見魯之迫邾
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也

吳伐陳

陳楚與也吳之入楚召陳侯不至故伐陳陳自是與

吳成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陳乞將弑君而逐高國高國為國世臣從君于昏受其顧命而力不足衛上凡書奔者皆罪也

叔還會吳于柵

吳伐陳還至柵魯懼而往會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不稱公子誅不子也稱齊陽生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陽生入而陳乞弑為陽生弑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齊景既沒宋妄圖伯既伐曹又侵鄭報罕達之師且

求諸侯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鄆

鄆近邾夫差至此而公往會之然邾亦吳與也會吳
甫罷而即伐之此邾人所以奔告于吳而魯遂被伐
與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邾季氏意也益名賤之也虜服也夾陣而獲其君
曰獲入國滅國而以其君歸曰以於諸侯曰歸于魯
曰來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曹伯奸宋是以致討宋稱人貶也苟將卑師少豈能
圍之乎救曹善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滅曹也不書滅者曹伯好田弋任公孫彊背晉奸宋

自亡其國也

吳伐我

為邾故也伐我必書四鄙不書者直造國都四竟藩
屏蕩然而國不足為國矣

夏齊人取讎及闡

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以
邾子故

歸邾子益于邾

懼齊討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闡

程子曰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九年春王二月癸巳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悉俘之曰取春秋之末特書取師者二所謂著其禍

之大也長平之坑所由來漸矣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鄭雖不義宋盡覆其師亦云憐矣君又親帥師伐之
明年又伐十二年又伐十三年鄭人復取宋師二國
喪師皆自取之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吳人討邾奉太子為政而後奔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陽生實卒非弑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

五月公至自伐齊

哀公會吳者五獨此役與黃池致擇其甚危者書之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彊蒯聵之黨必從輒而背聵故歸聵入復奔矣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救善之也猶舉號夷吳而傷中國也所黜在彼所傷在此

自此春不書王見天下之無王也此春秋之所以終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去年會吳伐齊之役也魯之伐自取之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

春秋書輟頗之奔為人臣附上刻下托公營私之戒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再會吳伐齊招吳戕中國為惡大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六十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

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
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田以出粟而足食賦以出軍而足兵今又計田斂財
以充軍賦大約稅畝多于什一田賦又多于稅畝矣
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用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不言夫人諱取同姓也不薨不成薨也

不葬不成葬也

公會吳于橐臯

吳徵會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怨于是十三歲矣兵端雖起于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罕達遂取宋師逞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囂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吳欲因魯交中國晉欲交吳以弭兵故魯請而二國從之以為會吳主會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勾吳之主夏盟也言及吳子者何會兩伯之辭也先吳則拂經列書則泯實故曰及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

稱子正名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乘吳之出會也

於越入吳

越乘吳之不備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事止于此矣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星孛東方乃東方悖亂吳爭強而越滅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杜元凱謂春秋感麟而作諸家因之胡文定謂春秋

文成麟至則本之何休程子曰述作之意舊矣但曰
麟而發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故謂聖人感麟始成
春秋則可謂感麟始作春秋則不可



春秋孔義卷十二